

公餘掇記

甫平日好古乃於公暇以已所素聞及來諸博識凡有所得輒掇
筆直書其以成篇各曰公餘掇記其詞意淺陋古人為文大筆
雖不敢望其門牆然畧記之中多有勸戒富者庶備閒中一覽
大德君子勿以斥鷃見哂是荷

世家

慕澤武族記

229

慕澤武族其先祖福建人名澤唐武宗會昌元年武公麟餉為
交州刺史愛其鄉風水之美遂卜居焉因以唐安各其鄉可慕
名其邑中間始改為慕澤至明宗宣寧時竟佐其弟農同登
第^{大學}並以文學稱官至內侍行遣左僕射始著宗門圖其世次科多
爵秩自是可考時有高王七世孫名周南來徧看我國各地至邑門外
指之曰此進士巢也盛德永壽間^{繼中興後}春談疊登而申科同榜三名
已亥科四名其各一名者從末相屬同時登用至二十員通邑皆澤後裔
原封福神其後屢加徽號獨有古堂存焉陽德間^{崇寧}惟諸公進等
同佐北使約以事清後請福建一姓就託武家宗族會賊徒繭阻陸路不
通因徙安廣水道因就事遂不果遷求治間^{崇寧}天施^{嘉泰}土黃土

黃崗尚書黃公實久奉北使有武老翁者邀諸途而問曰使君乃安
南陽臣必知本國聖族不審武澤苗裔當今國圖如何公爲道其
詳耶老翁不覺舞三搖頭極稱好妙善形容也因言武氏在天朝亦經
世科名矣亨達既而告別以銀子十兩玄絲十匹寄贈但使還間忽
遇將郡妻俞念我國洪澤之役事見宰相爲夫報仇率其徒遮截回程
行裝爲其所掠歸國曰纔見道來一編而已今言天南科第慕
澤爲多由北方正氣良有所見永盛崇禎壬辰科廷恩中進士同
都探花武賊撰文會賀帳有詩讚云八百年來道賊長各公碩望
世相望高曾祖考勲賢勳揚勳科各蔭澤光八葉葉門聲未歇
三槐王氏迹堪芳錦張不盡君家事下筆時開翰墨香

尚書武有記

武有慕澤人也乃竟佐之曾孫其父伯謙領歸化路安副使多有德
生下五男一女竝以貴顯武有生前所居宅其後爲追遠祠堂堂前有
喬木古樹亭亭時立黃甲幹武詠詩云尚書武祖來遺種異風英
香火堂前得地生翠華益參天滋粉黛怒濤十里樹風聲高標拔
特爲人望大器軒昂屬晚成舊時福綿洪塋植厚故家喬木永

晉書有為人好古執札博學洽聞光順

穆帝

癸未科黃甲遷任內外

諸曹聲價益著歷陞五部尚書常懷吟自述詩云荏苒同年官

歷幾宦中曾有父牛耕其清介類如此尤精於篆學隸書及篆法

作田畝新述書行于世時被內膳門及大興東花等門自李朝營築

久歷星霜漸致頽壞皇上特命增葺因召公謂曰卿卿精於營衛

今諸門修築試筆磚瓦數千光了舊規公即相其高低廣狹等

筆定其陳白上命治匠陶鑄尋命葺之依然完好不異尺寸上深

嘉嘆賞曰此袖筆也仍賜肥田百餘畝以旌其能年七十求戶部

尚書致仕嘗作涼亭燠館優遊山水以樂天年所居之巷名曰愚池

後贈太保職光祿

少卿之十

諫詩云豪傑初由進士科日勤可慎

一而他諸曹迭試功各著同列咸推德業加唐相守文敦矣

美張氏門廷青紫相輝映餘慶從知積善家

其孫武穆為人胆勇過人少遊長安補典兵一疏繫仁宗

本義

將有道

臣范范潘般與諫山王宣民踰牆執逆公乃更奇謀與潘者二國公

假以相人之術懷刀殺得范范因急喚二相引兵赴救收潘般父其黨

盡殺之宮庭為之肅清乃迎立聖崇嗣統朝廷護其功進封明義功

臣都督府左都督知禮伯兼賞肥田自詠餘永爲世業光武有詩云
早負才名一世名唐安知禮伯補廢初承孔鯉廷老訓長得曹彬世
授編許彥載武途曾正踐百年簡竹記勲勞莫嫌世道多坑坎門
望魏魏敢獨高
謗言唐安知禮此之謂也按武有之後子孫
貴盛世生武將文臣永享贈太保武陽陸左府以顯頌祿都督武良中進
士武廷臨中黃甲武仲程武廷韶武廷恩陸中進士武有之遠孫也嘗
考私譜及登科錄公以辛酉二十三歲中癸未科至恭帝丁亥年共六
十四年以公年紀併之已八十七歲使其年尚有亦在休間無用之數
地先朝國史云遣松楊侯武有持節往古柔進封莫登庸爲安國
王這武有乃山西武人與公偁同姓字至胡公仕楊作越疆據歸尋以
文臣二字指爲財利所啗後人因以爲墓澤武公使名芳之臣久
負深誚今故辨之以俟博達君子者校正焉

關墓狀元記

武昭唐安墓澤人武博之姪也天庾中有一子突生如墓子少有大
志及長精于某時有北國使來亦以善某自負求與我國王前勝期
以連輸三局必動兵端我國王志在勝他勢求能者自助時臣以其

多應即召試之。是日同子因用計勝過他。約至日中於丹楹對局。各
置把袖一人。餘悉屏去。北使依允我國王以青袖微穿上一小孔。可通
目影。雖把之傍侍舟勝局。輒隨影引其子。國王以此累獲北使不覺
嘆服其能。國王重其才。號曰南園某。狀元甚加寵幸。雖自是得各人
無敢與對某者。諺云黃梅酒。慕澤某。蓋謂此也。

文跌狀元記

武藝慕澤人云。有之某也。相之短少。善文跌。擊。宗時。廷長安
見皇上衛朝。有部力士。隸闕姓。前立。棄龍楊。公問詰友。曰。此其人
有甚其才。能而昂然若是。其友曰。他緊是勇健的人。其文跌一藝。
當代無儔。以是為進身之地。公曰。吾請較藝。如何。友曰。他是身
材長大。而公以短小較之。又恐為闕楊見笑。公曰。吾後藝。其精無厭。而
右。他未逢對手。故得夸耳。使今當番吾勝之。即具本奏聞。請與力
士較勝負。皇上覽奏。判曰。吾之力士。千黨中有一人耳。世幾以加
彼何人。斯敢爾。大膽郎。凡其請試者。力士如何。約期日。親觀。想之
爾邊相對。公潛納沙于中。揮手突入。弄放沙于力士面上。力士眼
不睜。閉指手。弗及。公用掌肘。將他倒于地。觀者齊聲相喝。皇上

加其勇即以所封力士者授之官至歸永衡廷尉屬指揮使以平允稱
人言莫澤四狀元蓋指穆與字狀元又為顧狀元武進為蔡狀
元公為交狀元是為四狀元公兄弟五人諱有壽詩秩而公與兄
有兩枝貴顯終世登科為族中之冠光貴有詩云 五短曾稱相
顧奇桑蓬欲失行男兒一門伯仲光前榮土穀昭良結主知應受
有才施遠政終平各譽播于時子孫榮盛多非偶種德華陰是我師

宰相武惟志記

宰相武惟志澤人也曾祖刑部員外郎晚年二接類時舉社與村教
授性畏水蛭一日初有浴沂風雪意出村頭池塘清水凝澀纒
童子五六尾之纒經伊村園瘳見一堆圓果微高顧童生戲指
之曰師百歲後當於此封墳則水蛭不能近也及卒家人追念其
言即將伊塲塋之今按此地前接有石浮水面松後有丹鳳書
坐乙向辛風水師以為天塋吉向子孫必發公侯之貴惟志之母去有陰
德少時往市間販買適有鸞鵲婦者於眾人喧鬧中遺棄絹一束
而去志哥已探取藏之頃之見一婦前來叩號尋覓母盡因問婦
的盡以付還賣絹婦德之以二匹致謝志母笑曰取此二匹寧若

取一束之多耶。或憐汝失物回歸必被夫兒痛責。故見還耳。豈望謝耶。一市環視者皆稱其賢。母常夢堂前有五色雲現。親自抱之。俄而青紅雲先散。後生五男。其一自快少有。大志年十七。達長安。睹扶花公子為王所重。愛人情屬望三。而弘祖陽王深自寵。每朝侍日。公執就府竊視之。見扶花舉止言貌。知其成之器。一見而異之。曰。此聖子才也。即令下其後。以潛叩功臣官至左侍郎。忠郡公其二拔。華田成科進士。官至壽。鄉其三。四子皆功臣。追用惟志至宰相。方夫至尚書。並封郡公。討其其五。求諱又已亥科中進士。仕至參政。自快常通六書。懷惟志方夫皆功成各過相。繇引年其拔。卒求諱出由青紫。此途而宦祿壽科不異一門。伯仲始信青紅先散之驗。惟志達於吏事。輔以文學。侍陽王潛邸。頗見親幸。時廣南有阮賊。高平有莫孽。公從勦。勦間多有勲勞。有加焉。大海調糧有陟高山督舟有隔千里陳軍累著稱者。以致寵遇日隆。至拜參政。宰相朝臣有吏道為言。王聞之。即歷叙蕭曹房趙事業。作辭疑諭。以示群臣。為公重厚。贊通時春。天正旦日。王有旨。文武殿朝禮訖。各仍朝服詣政府。堂并加賀。公即改曰。主上從來一念尊扶花公子尊今日之禮宜循

青吉衣爲正不宜遽用朝服恐違舊制王從其言事爲
中止蓋亦有爭臣之風焉後以吏部尚書國耆老以保致仕
於彩旗對司有云一代重臣蕭相國而朝元老趙韓王
壽七十五贈太傅公與趙州太宰范公同將俗云慕澤宰相燕州國
老蓋指權位之相軋也其子惟諧已亥科中進士父子同朝時有
北國人將都駕舟百餘艘來我國安廣之洪澤朝命宗子王都公領
水師往伐以公爲勦賊官進討日公用術文子計備貢諸市庸花
娘百餘輩放下賊艘托爲弄月醉花之狀除教各把來船巾一幅
浸之以水乘夜索艘間鏡口滴水濕之仍各依期從小舟回次日交
戰我郎陳船排開一字交射賊艘賊船皆從取斃應發不覺已墮
計矣射不暇發將都因縱火爐揚帆遁去官軍大獲活捉得他二死
子年十六姿色絕倫軍回載還以獻其後擇陪臣往使奉鎮東滕
公文公與族弟公道及會庵樓觀公正三名中格再考東書字一名
其門下書寫亦常存以楷法通美獨在優等時有朝士數指平民爲事
中裝公輔曰今日中東文有三而慕澤居其二選東字有一而慕澤
爲之優縱覽考中攬金他有兼之平民不結指手矣

平與俗與高遠
多欲詐攬市人

財物。公輔慚憤。他日會朝。密求社旦。欲使將朝士帽籠衣。或盡除。後
之朝士不覺。為訝。顓謂公輔曰。今日相竊。非平民而誑耶。昨者所言。相
戲耳。宜急見還。公輔佯為不知。比必黨澤也。平民安能如是。公大笑。
而去。公奉使日。與公道。公正等。倡和詩調頗多。不暇盡述。陸吏部在府
郎。後贈禮部尚書。

尚書武愐新記

尚書武愐

新蔡澤人也。中書甲武拔萃之子也。少極蒙

時讀書不記

一行年十七。未識字。欲改別業。夜夢見神

人騰空而降。為之剖心。割去其濁。既醒。腹中豁然。覺痛。次僕杜橋謝
之父。再開心。教書。自此日漸開明。學大進。豐中元二。以文章召天下。
初。昭祖皇帝為公子時。公居門下。適有問僕。從是散。公獨進隨。迨王居節
制府。進往。留屯討賊。時以解元八侍帷帳。事之大小。王必咨之。當時謂
之內相。後元詞中優項甲。長科。中會元。王賜之綠衣。待以不次。六部列
尚書。公忠剛慷慨。遇事敢言。常慕九鼓之為人。上金鑑錄。大要勸以
正心敦俗。知人去讒言。甚懺切。王嘉納之。每以直臣自許。時宮中有飼
鷄之殿。中官索食鷄奉進。公適見問。問鷄何從。中官以雞答。公

作色曰昔在潛邸時主上惟知有我寧知爾輩為何人今乃導之以
戮樂即立執鵠喉鵠應手而死中官馳入具告王默然而起為罷
詞鵠事陽德年間然亦京平親有北使至公為接伴使與北使途廣和自碑
河津至于殿門詩凡二十餘首應答如響北使甚敬重之至禮部設宴
北使當筵索酒公應口吟曰飽吾子道真佳味何必江亭問一不北使
稱賞輒展禮而去後差往高平公幹以為臣漢都公各居公上公抗
言曰臣承襲之備位尚書每意主上南牙各重不謂今日使漢都
公居其右臣敢不奉命時府僚或在都臺公道乃族弟方凱奏
曰此命若行三都不敢秉筆王怒曰若不如命且看此日向某王廣門
督候之公道知上意不固即以頭擊柱公勃然曰王欲殺諫臣請即翻
還勅命當門以聞王怒曰他前日斃吾良鵠我亦會忍今乃爾為強
耶誰殺諫臣而却如此說立即罷歸公道係他黨亦罷隨即差往公道
家追收勅命其進士科字一道公不肯納奉差索取之公堅執曰請勅皆王
之賜謹當奉還至知科字乃我才學做處不敢併納奉差不勝屈而回
時公子推臣由庚度科中進士同北鎮勘制司王即召還許以少師陪
代意欲用之蓋公雖以舊臣然數犯顏觸諱頗見嚴憚故因忤

言罷之而用其子其後公道復召用居職如原而公優游桑梓遂無
意於當世常有范蠡五湖賦父慕澤風景農家考績其闡等作
皆用國音人多傳誦其詩詞略記頌多世櫛中興以前詠橘侯中興
以後唐川子蓋言國音文體得之清高而其學問該博故耳公雖去國
而朝野皆重其名凜然起敬時有以南庭憲副在憲司日有武職一
員以苛濫被訴論失民兵其後奉信內閣憲副預焉見武官奉勅武
惟新以事許旨罷歸至今不見召用而武職其員由該官苛濫臣等
已論失民兵今復居職如原小臣敢不彈奏以嚴國典時侍臣見之無
不相顧駭愕上疑憲司是公之黨為之遊說命參訊之妙知與公
無干即有旨云憲副小臣何敢越職言事今姑原之自後不得如此憲
副奉命而還蓋公以正言被黜故有忠憤者亦為不平其祭文乃公平
日所自作如致君期克壽齊唐虞自在以臬篆爰綴焚香蒸胸中平治欲大
展施至玄歲裏蠶蠶且取難宣此其直臣付之玄機而不流於惡亦得古
人忠厚之意矣壽六十四歲贈左侍郎公三世登科為武族世科之冠之姑賦

尚書武公道記

武公道慕濟人也其父安富侯少而聰睿時有荆右袁老儒情度前甘

燕堂取出一句云。庭前菊。燕堂著紫衣。父對曰。池下生蓮。同張青。燕堂
大稱賞。識者知其子孫必有科第同登之兆。後生公與亮公。繼以爲同庚。
稱丙申科會試。亮赴舉。時村內東亭市有老嫗。子稠人。廣坐中。轉
面握手躍身而言曰。我是傳人。降下茲科。進士于否。我已知之。爾澤邑
文星正旺。天帝簡知。我故來相告。爾等欲聞之乎。村人奇之。市席以
坐。四面還觀。爭以羨。曾祈獻叩問之。其人曰。今科進士有六。而某澤居
其三。村人請問姓名。曰。登龍中。再問之曰。卓。登中。又問之曰。亮中。眾人
皆以爲誣譏。莫之信。父後出榜。率如其言。識者自謂事有前定。而
天門放榜之事。亦不訛傳。却說茲科未生。該一年間。有北地師。應登龍
龍祖墓。觀看良久。曰。我繼到青池縣。月益社。省阮族。舊墳。以爲來
科必發首科。今按這局。不讓月益地。祿來春亦當得首科。人以爲誣。
嘲之曰。龍虎假真都亂說。豈有一榜二首科之理乎。至是某縣問以君
道。至學。幾天用人。開國紀綱。保功臣。法度。國用。治道。禮樂。爵。賞。罰。
中興功。恭國勢。凡十四目。爲問。阮廷桂中會元。登龍中第二。既而八拜王庭。
三上見登龍相親。比廷桂勝之。有旨判云。比子不當首科耶。命在廷桂。廷桂
時人稱虎。廷字首科。登龍親首科。方覺廷師之言。亦爲高見。時公道未

第次年秋奉事偶因他適鄉試場日次點心中竟憂悶夜夢交至唐肅縣無
碍社行過寺外聞內有聲喚曰進士何之公即馳至三廟見闕者二人
執黥囚之曰這裏某官人在闕者曰正中黃衣乃玉皇上帝座
兩旁青衣者南曹北斗是也公進入庭前跪請曰敢問臣進士
何科見在旁二員面而中正如稟問之狀候闕曰許該科公曰來春袁
經未除何能望此闕有聲曰袁公再請曰臣筆已欠點如何又闕曰許
足點公夢中喜不自勝急喜起趨出跌蹶于地見在內者人調清水
一盃灌之既而醒覺口中猶有香氣笑已科春闈以有事展試又先是
各處貢士往往潛入鄉試場代試多致欠點至是昭祖到云凡爲人點
者爲人代試必是有文字應一切款之公以是免是科公親舅某誨族兄
惟誨同邑公朝四名同榜自有科目以來未之有也公在朝言論礪利不
辟權貴常有諫劄勅文奉進昭祖深嘉之陽德間奉往北使回至南宮
遇賊徒攔阻陸路不通上國給以大艘從安廣水道而回仕至都御
史臺因執奏武惟新與內臣漢郡公之事見武惟新
記前王不從公以頸繫柱源
然有奸廷折檻之恩時執事御史羅端夫幾被殺及用仕至尚書壽八十
六歲延年各有自述國語并唐律詩矢口成章人多傳誦見老傳
四卷末嘉公

之前程事。未第時一夢已兆見矣。公外自思流而內行純實。初爲山南
督。同時陶夫人不在。有一門下人攜一絕艷歌兒來。欲其買寵。公曰。我自
少至長。未嘗淫非已之色。汝以尤物投我。平拒而遣之。雖居貴顯。不買
群妾。口有微時。一夫人與之結彩文。常對兒孫言。我雖不逮古人。而大常
犯好色之戒。是人之所難也。其平生教習。多得笑。不知東鄰楊。張公
范光宅。斗輸探花武成。暖楊柳會元。阮名譽。竝以魁科舉。子當代
見。往皆公之門弟也。公之學者。猶尊仰焉。

廉節公臣記

武嬰唐安。獲澤人也。洪德。洪德。名。武嬰。科中黃甲。公性頗廉。且
居官清儉。未嘗妄取于人。時頗尚賂遺。用唐太宗故事。使人饋絹
試之。他官往往受之。公獨見拒。饋絹人固請曰。今習尚如此。竊以成風。
且這係菲物。而相公不受。爲傷廉也。公作色曰。世人以自濁。獨我欲清。
豈以爾甘言而易其操。驅而出之。其人回奏。帝嘉其人。有暮夜却
金之節。賜公廉二字。許入朝。點于衣領。以旌異之。任到刑部左侍郎。
廉節名臣。宋無祖石之儲。而怡然自適。所得寸祿。僅足代耕。有諱
田數高。不以遺其子。臨終囑許本社爲祀田。蓋取自清。遺于孫之

意邑人重其義香火不絕至今猶存焉

少保陳瑞記

陳瑞瑞業澤人也弘治^{中興後}甲辰科中選公為人廉直初爲又
安憲察使時本處有國舅恃勢驕橫無所畏避往往肆行不法人
多畏之其訴章堆積每有公事到^者輒行欺侮他官亦無知之何自公到
任他由點愈滋訟牒交至即同其^所清差拿回查尋撲殺之他黨
聞知遂至公家圍逼意欲報仇公急下漁舟倍道而去既至京師即
自詣政堂免冠頓首謝曰臣議素惡^司爲朝守法而國舅抗^去雖行
臣一時憤激不覺已過^子今伏願待罪斧鑕吳甘^主上訊問之有知
其事^以焚諭曰設官以爲民風憲惡除民害可謂稱職何罪之有
公拜謝而去再歸任所自是豪強畏服境肅然後奉^北使往至吏部左
侍郎贈少保知都公

狀元莫魁之記

陳朝西國狀元莫魁之字節文至靈隱洞人也史記高河人李朝尚書
莫公徽績之孫也李仁宗廣祐二年徵績中選補翰林學士世傳鄉
有大陵阜林木鬱茂沐猴居之其母常往刈薪爲雄猴所驚歸

語其父父遂服婦人衣懷刀往為獵但故懸管又遂提刀擊殺且長往
視之見土中已將獵處填成一堆父異之司尋受胎暮年生公資相
卑陋人以為猴精之聽其父臨終遺言至猴墳之上公亦默會天
机也其後公沒附葬其下今猶存焉公生而穎異資稟過人年既冠登陳
英宗甲辰科中狀元上以公資質卑陋不欲與狀元公乃作玉井蓮華歌以
自祝蓋謂蓮花井中雖卑而可貴上覽之而悟遂置上第歷任各職
往北使與北人限日至交關阻風雨失期為北人所拒公婉辭致請北
人寫對句自關上板橋有日到關遙聞關門願邀客過關公立對
云海對易對對難題先生共對北人服其敏開關賜進至北朝元人
以卑小陋之一日宰相乃入府與坐有薄帳繡黃雀在竹枝上公以為
生雀赴就摘之元人笑其鄙陋公遂裂之眾人驚怪公應曰我聞古有
梅雀畫未聞竹雀畫夫竹君子也雀小人也宰相繡此是以小人加
諸君子之上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為聖朝除之耳眾服其能及
進朝適外國進扇元帝命公與高麗使贊之高麗使先就其詞曰
龜降蟲蟲伊尹周公涼雨淒淒伯夷叔齊公未定體制望其他筆管
遂因而推演之曰流金煉石天地為爐汝為斯時分伊尹周公儒北風其涼雨雪

歡逢汝於斯時兮夷齊轍夫意用之則行舍之則廢惟我與爾有是夫雖成
堙進天子眷懷何可嘆賞不已計兩國戰元其在北國與北人遇于途公與驢
觸其馬北人讀之曰驢駟騎馬東夷之人也而夷之人也公應之曰遇我東驢南方
之驢歟北方之驢歟又常與北人對答北人出對曰杞已木杞否木如何以杞
爲格公對曰僧曾人佛弗人何如以僧奉佛安女女以桑爲家公對曰因出人也
王成國北人批云後世子孫當有王者但單字享國不長北人出對曰日火雲
煙白旦燒殘玉兔公對曰月已黑彈指頃刻落金烏北人批云後世子孫必
有篡人國北人出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蓋隔其界小也公對曰琴瑟
琵琶八大王北人批云後世也爲血食之神北人對云烏蜂螻蛄蝼蛄
論知爲知不知爲不知天知蓋以默古譏南人也公以類蛙聲應之曰
蛙鳴池上讀鄭書樂獨樂樂其樂樂樂樂樂北人出對云洛水神龜
單應北天奴五地奴五五五五五五效效效效效效三大道道合元始天尊讀
有慈公對曰峻山靈顯兩呈祥結祥六離離年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聲透
徹九重天大天嘉靖皇帝萬壽無疆其對答出口成章無少爲者
又北朝后妃薨臨策命公讀祝就讀但見空紙紙上有遺一字公即天
而讀之其詞曰元上一采雲雲中一點雲閣苑一枝花廣寒一片月

憲雲散雪清花殘月缺北人大驚異嘆服其文公在北朝北人大
奇其才而察相競無可貴者乃直公出廁潛往視之見便棄分方
謂公有隱相所貴在此不遠北人往我國認其墳墓稱公乃重生之地
但水不亭留故不富耳公居官廉潔薄於自奉故其慶留後人
子各倪員外郎孫各通各遂各遠皆有執力共列顯貴其後累年
亦不及難當遂子孫較清清河唐漢三世又後居宜陽縣古齊社
生莫太祖登庸有太實散元王世孫也

榜眼鄭鐵長記

鄭鐵安突東里人也生而類異少嘗與五六童子戲作夫豫公以湖
蝶為耳水蛭為鼻宛如真形適有府官經過而異之因前對云
童子五人六無知汝巧公曰敢問公是何官府官曰我是當今太守也
公即對云太守二十石莫若公府官曰欠一字公曰請賞府官曰汝對
不整何賞之有公曰太守二十石莫若公貪府官命賜錢公即改
對曰當大公若康府官大奇之因喚公母至曰此子後才富貴以學業
第魁元母依教遂勤以刻意讀書父長博學多識以文章各天
下大寶年號壬戌科中進士使人來迎母赴京母不肯曰我從來主

汝帶得魁元二字來朝今却在人下任汝自爲之我決不往其後與狀
元青歲具漢人同往北使公即解歸南學太和^補成^其長科再談遂中
榜恩其後與狀元青歲具漢人同往北使適天朝有會談科命諸國陪
臣與中國舉人一體應該公與阮直入談文漸至中堂乃私與阮直語曰
今番奪得先籌惟我與兄耳觀我文辭有起鳳騰蛟之勢未易與爭
第思本朝間兄是狀元我是榜眼今以壓倒得兄則我國王必有選擇
不精之誚吾兄意料如何阮直曰任公親之既有遜讓之談乞減其力
俾我復狀元公後次榜眼可也鄭公首肯隨而行文有南之舟北之
馬之句却塗馬字改寫子外馬有四點只見三點逮有司衛文鄭公
宣狀元阮直宣榜眼但見鄭公寫白一字以北馬爲一只是蹶馬也似有
輕中國之意即點一次乃許阮直爲兩國狀元鄭公爲兩國榜眼並賜
榮歸本國使同領賜錦袍金笏兩袖展馬儀用榮觀命阮直前道登程
鄭公跪白馬字其所願願馬仍系一足任使上轅登程否則責留中國
公即生下一計急命行人造一片木狀如馬足尋加以鐵索穿下用異條
纏之撐起蹶足仍痛加鞭打這馬三足奔馳一足與之相依賴以不墜
纔過一里許天朝嘉其有應變機畧即命解其系足乃與阮公依次

而行歸國後阮公仕至尚書鄭公亦仕至尚書封沂國公各御北朝
顯哉南文獻之邦緒莫公提之之後二公其次也為公克竟亦庶其後

黃田武璣文記

武璣唐安縣澤人也洪德魏書戊戌科由黃田公博學好古為世
尊師在長於撰述嘗兼中書省總裁有大越通鑑通志述自
洪武氏至十二使君以前為外紀自丁元皇至朝祿大祖大定初年為
本紀并詳錄歷代紀年凡十二卷行于世又嘗撰廣南撫邦集仕至
兵部尚書時有賊至遇害其塔狀元祭所有祭文曰先生道大張
學純而貴其儒風道骨之姿為君子善人之冠躬行而口不言教誨而
人無間行惠之和而合化之時得參之尊而非由之彥噫其顏之德行粹
然如玉之無瑕游其文章渾然大樸之未散光風霽月兮滿胸懷
攬影翻江兮何影辭洪德間策舉進士時則先生峻危擢科魁各
臺諫員統詔初求遺逸時則先生首應義旗裴聲火館
窮通隨所遇而安者迷異乎人之撰通考紀元書史得續史之規模
耕籍侍墨諸書得史中經之體段師儒希楊震之鱣堂政事邁李
老之山判蒼東海則以恩信撫黔乎邊氓殿北平則以恬靜鎮安

平邊惠登聖王國任舊人越朋肯顯登顯宦蒙身獲於楓
宸作元龜於斧泮其八侍經筵也堂堂焉輔成君德之程顯
其應教國史也致後焉志春秋之胡旦一心忠義分有天知萬古太和
兮恩日贊隆功多在於斯文陽報期年於元昇胡皇天不假於
勳遺致暮夜遽惟於冠難受易繼柱下之魂筆寫建常中之
讚顏梁與多士之愛亡繼起九重之嘆聞哀之中使因三慙弔之金
錢巨萬呼先生之不幸乃史書之不幸必使天下之人凡其目睹耳
聞莫不痛心之扼腕況某也蓋重先生情深乎半愧一別之長終恨
百年莫復茲聞此日僅得備含禮而正其衣冠在殯難時不得設几
筵而奠是酒醴曾城廬墓兮恨無由從屋立壙兮增感嘆將欲收
先生之遺藁則某也以文章望德視筆久疎不暇是昌黎之遺文而
為唐李漢將欲斬先生之道派則某也以見周浚陽政事紛紜不
能竭老亭之遺汲而為宋之黃軒冰清玉潤兮想無忘萬里接
遠兮空望新憑一酌以時恍寫百年之哀怨

楊朝喃詠詩云 儒科早罹際時時學道算為國學師越考
一篇真可法休談撫怪謬傳奇

禪光真有詩云 堂堂聖世一洪儒 任其隨時任自由 天上塵俗
稱骨得人間訪佛見心頭 嘉言善行誘賢愚 大典高文驚古番 斯道
巍然山岳在 後人無不企前修

傳奇唐安之武者是也 公子軒生而穎異博極群書 景統
壬寅科中黃甲 性愛松故以松軒自號 文章行當代 推尊雖家
素清貧而浩然自適 凡遇物即事 輒隨意興吟 矢口成章 揮
毫立就 日積月累 遂成一帙 機軸其來頗古 庵程國公相善 其詩
詞倡和 益復如懷鄉 蘇軾為文 亮等首見 白雲庵詩集 宋澤鄉
公景等首見 品藻詩集 又有松軒詩集 并四六備覽 傳于世 仕
禮部尚書 禮度伯光 貢詩云 早擢危科副上來 文章德業
依師模 半大載上扶輿道 三十年餘歷要途 覽龜冕躬主新好
爵青燈黃老舊 寒儒清貧誰識為家計 島地詩書有道腹
榜眼阮全女記

阮全安唐安時舉人也 洪德間充另兵 常守殿前刈草 適中秋
朝侍間 夜月昏曉 御題中秋無月詩 班列中吟咏未竟 公請先就
跪而上之 在坐笑曰 另兵亦有詩乎 毋乃雷閃擊手鼓命取觀之 遂

句若曰莫把今番開視月 來秋望三月月滿高

觀者嘆服仍具奏赦回_日壬寅科武拾殿一舉中鄉談會足試中榜
眼公笑歸未幾適值家憂時朝制孔嚴係憂中妻妾孕者不齒
仕列公守制三年不敢近女色服闋時卒無嗣皇上聞而憐之自
是居喪哀之禁始除之_光貞有詩云 粹然美玉出塵河莫狀良
工妙琢磨_辛若十年劬學力寅緣一舉權危轉方施心上經綸用美
測衷中悲恨多地下修文知有命豐才音壽奈天何

狀元錄_錄記

錄_錄唐安_錄澤人也少劬于學祥元時二十七歲同邑尚書狀元
以女妻之出贅復終日間居不以書籍為意_身瓊_身之_身以問於公之父曰
素聞吾澤力學邇來無事不曾見讀書父曰兒自造貴庭相公
每食之如何瓊曰儒家清淡所食者其_身幾何父曰吾子異於人
之食而公以尋常視之_身乃有不滿瓊聞言公每飯必加飯倍
之自是公始開卷讀一二篇尋加三歲闕飯公漸讀至三鼓又加以四
歲闕公即讀至四鼓瓊曰吾_身堪_身過人矣更加以五歲闕為度試
觀如何是後讀書終夜不絕_身常有贊云_身莫_身澤先生以食為名十八

詠飯十二鉢莫魁元父第各冠群英畜之也無藝之也容端慶
年間乙丑科會試回六中第二等經賦文策並第一廷試又由狀元
任至戶部左侍郎其子光貢有詩云 弓度寬洪懷履純天才突

賦晚逢辰曾將各韻魁天下又把詩書讀澤萬民陰德足徵來

世父范科繼擢一門春永豐君三無窮漢漢于公宋寧公詩

公第才開以袖童稱少年激發之氣公每抑之乙丑科八第場有

錯謬處以問于公公答之曰今者與正第試若以相告而將誰

耶鼎怒曰今科讓兄先無微籬而出即日歸本鄉乘夜而行

致家時以三鼓不敢叩門因憩卧于軒之檐處是夜其母愛神人謂

軒前有黃甲在何不開門接入俄醒覺私自沐曰今日八會試場

二子皆京城應舉却有何黃甲在我家軒試為親焉見牆外有人

烹雞喚而起之乃是其母其母清然問故才鼎以實對母曰由學不

到勒因加功才鼎即點燈索書觀之因笑而言曰纔落第歸斯爾憤

激只恐此志難持鼎曰自今而後毋觀如何自是日夜攻書于不

釋卷是科兄為中狀元帝以為監司講官作成人才鼎尋赴

京邀訓學然謂曰經司是公的有知問其書自後我聽講來

學者素聞其名。試往觀才。問學如何。至鄱市處士人持書來問才。鼎隨問答之。滴滴不絕。至有以外書諸子問之。亦談躍應答。人皆驚焉。服事來觀。而監司爲之一空。兄傳即歎語之曰。吾弟之才。何憂於高選。不宜知此。孟浪選學者。最談使與席飲講。這是有開風教爲才。鼎即輟歸。至洪順三年。續書幸未科果中黃甲。嘗以不得大科爲恨。杜經吏部結事中。燈光貢有詩云。確列奇男的壯懷。一門兄弟。應花開青嶺。萬中登高選。請案曾趨。願密陪幼學。壯行初得遂。有才無壽盡堪哀。九重莫謂三光滿。已送文星八夜臺。

狀元程國公記

公字秉謙。道號自雲居士。永賴中庵人也。先世皆有隱德不可考。其祖文靖始卜陽宅。山水迴環。暗合高玉鉗記。父文定有學行。充太學生。母慈淑夫人。光明安子下人。戶尚部書。汝文瀾相公之女。世稱賢。通經史。善文章。在精風鑑曉術數。方法德盛時。而知四十年後。災運當微。慨然有大夫夫改物之志。擇對不嫌。幾十年。一見文定。知其有貴。竟相逆歸焉。後過一少年。過雲江寒度頭。愕然嘆曰。少時何不相遇。今日到此。何爲從者。比而觀之。夫人徐詢姓名。知是登庸。恨前者後日。公以洪德二十一

年辛亥生。身體長大。容貌美偉。未周歲。詔言一日。朕與文定抱諸
蒼。恩語曰。日出東方。考大驚異。年四歲。夫人誦以經傳正義。即能爛
熟口頭。又暗讀諸國詩數十首。時夫人他出。文定因視竹籬弄兒戲。
吟國語詩曰。月掠弓月。掠弓下句未就。公在竹籬中。即和云。援魏何
忍。忍客文。文喜以示夫人。夫人志曰。月臣象也。汝何以此命兒。考大漸謝
然恨終不釋。竟辭歸於父家。公總角時。詳見浴於寒度。南船北人
始相之曰。王及諦觀。又曰。惜彼祖。只存做狀元。宰相故人皆知其為公。
輔器自少時。講學家足。既長。聞榜眼。梁得文。文章各世。其後從
從之。梁公弘化會。朝人奉使如明。得太乙神經。族人染汝筋之
後。仍以授公公。既造詣玄理。見道遂東。後梁師病篤。囑其子
有慶於公公。撫之如子。教以成。名光紹間。兵燹起。公隱居教授。抱
道自樂。不求聞達。統元^梁初年。鄭綏公莫登庸皆有挾天子令
諸侯之志。頻年構兵。境內大亂。公感興詩云。泰和宇宙不虞周。五戰
交爭笑兩營。川血山骸淵魚盡。雀為誰驅重興已卜渡江馬。後患
應防八室龜。世事到頭休說著。醉吟澤畔為閒遊。蓋知勢利當復
興。始雖偏安終必復興。國而室龜其隱語也。阮果革^傳四方平。親

明多勸之仕公年四十始就鄉試領首選莫大正六年癸未乙未春公
年四十五赴會試四場炫第壹足對擢進士及第授東閣校書和莫
大崇所制表春天御講二詩皆領優等刑部左侍郎俄遷吏部左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在朝八年疏劾弄臣阮某者十八人請悉誅之其
志欲使萬物各得其所繼而致替亦以首授以款卜業恐值潛防端
貴橫惡累連姻遂托病致仕將公年五十二既歸田里起白雲庵於鄉
之左仍號居士起迎風長春等橋歲時遊憩集巾津歸於書江之津俟碑
以記其文又修葺佛寺舊老僧同遊時或扁舟泛金海郡海觀魚安
子卧雲歌主塗山諸各山皆杖履登臨適意甯味往來或徜徉於
終日每遇樹木青幽時鳥變聲輒欣然自得公雖在家莫事以
師礼國有大政事輒遣使就訪或時徵至京詢以大計從容規
畫裨益弘多尋復還庵頤志後以功計程川侯累陞吏部尚
書太傅程國公公博極羣書深明易理雨暘水旱禍福灾祥存
亡得喪之因無不前知常與門人張時舉卜易則乾坤而知八世之
後起尤于其神妙淵奧不能盡述授徒甚眾惟馮克寬湯永有慶
阮璵張時舉最著初克寬假歸遊學事既卒業公夜叩門語

之曰鷄鳴矣。夜既明矣。何不起而作食。堅卧何爲。寬悟遂潛
入清化。歸阮氏。後扶柩中興。爲各臣。隱居不仕。作傳。司護。公多
爲斧正。遂爲千古奇筆。時阮太祖。我兵大振。歎歎神符。諱王。莫
兵敗世祖。因進兵。由西。山。界。京。北。中。外。皇。皇。公。獻。以。實。虛。計。境。內。暫。寧。我
朝順平八年。中。宋。崩。無。嗣。太。祖。有。特。疑。意。詢。之。焉。寬。寬。不。語。史。因。使。寬。家
人。齎。厚。禮。潛。往。海。陽。訪。之。公。弗。答。但。顧。家。童。曰。方。今。不。穩。在。於。粟。穀
不。好。爾。等。可。覓。舊。穀。種。種。之。又。命。是。遊。寺。僧。童。洒。掃。焚。香。餘。無。所
及。蓋。微。示。以。事。佛。勸。絕。底。意。寬。具。馳。告。太。祖。乃。悟。遂。立。笑。宋。末。竟
我。區。夏。後漢書端。公。阮。洪。以。昭。勳。請。公。之。子。內。懷。危。懼。以。靖。兄。事。其。計。四。跋
范。舍。人。與。公。又。同。鄉。謹。嘗。密。使。人。請。公。爲。子。宋。一。條。生。路。使。者。以。報。已。爲
贊。拜。祈。不。已。公。適。策。杖。後。園。圍。後。有。數。十。石。塊。若。石。散。出。橫。繞。軒。前。有
群。蟻。緣。石。而。行。公。徐。目。視。而。笑。曰。橫。山。一。帶。足。以。容。身。使。者。悟。其。意。歸。以
告。洪。洪。乃。以。計。頌。廣。順。遂。蟠。櫺。焉。爲。阮。氏。之。似莫。延。俊。宋。治。平。號乙。酉。十。一
月。公。寢。疾。莫。痊。洽。使。人。慰。問。且。語。以。國。事。公。但。曰。他。日。國。有。事。故。高
平。雖。小。可。延。數。世。福。他。無。所。言。後。七。年。莫。亡。乾。統。隆。泰。順。德。永。昌。還。保
高。平。歷。三。世。四。七。十。年。而。後。沒。其。言。無。不。驗。類。知。此。是。月。二。十。八。日。公

薨于家壽九十五學者尊爲聖江夫子墓于鄉之原公胸襟洒落天
資極高而克養純粹渾然不露圭角人不問則不言言則必中後客
就事不見其有爲居家四十年而其心未嘗一日而亡世憂時愷裕
一發於詩文章出於自然矢口輒成不事彫琢簡而暢淡而味皆有
觀於世教所作圖詩賦甚多者日雲詩集千餘首今行于世者百
餘首父中津賦而止然觀其大畧霽月光風千古猶可想見公嘗有
詩云高潔誰爲天下士交問我天地行傳蓋自言其志也安二人于十
六男女五長子號寒江魏士蔭受忠貞夫大生切德切德生道進道
進生道通道通生登瀛登瀛生時當時當年六既十五有男子效
人皆八世孫也按庵鄉之西南潭渚四五聚窩亦可數四畝深泓一大許
曰光照鍾秀麓英宜其達人者出焉古鉗云研池水暖豈不信然其後
清便周榮謂嶺南人物理學有程泉筆之於書而傳於中土公

進士繇如虎記

繇如虎仙侶仙洲人也南康生而岐嶷父長體大過人高五尺五寸家貧
好學性苦飯父母嘗煮七歲鰓飯公食無餘學得半年以家計不贖出
爲善片杜富家贅婦翁食以五歲鰓飯輒指臥廢學公疑之

以問公之父曰昨聞君言有佳客是好學的人而今懶廢不知有
何緣故父曰兒自蒙托愛公母食之如何翁曰飯五歲鍋矣父曰某
雖家用不敷此兒尚有七歲鍋之食今如此相待其不學也固宜翁
聞言輒加倍焉公自是始索書讀一二聲翁時有不見處謂翁曰
擇得一好塔來雖勉強讀書只要苦食終焉做得何事翁解之
曰他食兼人之食必有兼人之勇翁時曰苟如此我有田草始無該使
他刈了公聞之即取刀步林頭榕樹下假臥逮翁時往市間見而喚之
即歸告其翁曰今猶多造飯與他吃否託言刈草自旦至歸市猶在
一處打眠因携翁手往視不意自翁母歸後公即就田刈之續續瞻
息間數畝草間俱盡魚夫之不及所獲獲收獲不可勝計比舅媽
來見之因嗟訝不已其後穀熟時翁母使公往市喚傭工來公亦出
輒回報云某已嘆之無肯行者時家中已煮二十歲鍋飯以待工人而
無有王公輒取鍋來食之殆盡翁母嘆之曰這飯吃了不幾腸破
那腹耶公曰媽媽不須多嘆今番經刈某請獨當遂袖斧一大段為
一俗曰并多大繩以往繼半日獲餘二畝殆盡各束為四担而回翁母由是
愛之仍許以飽食就學公當學時每得紙千張讀了即焚之傍縣有

交跌場公即往叙第一標都力士亦不敢較以其有力故各如虎年
近三十遂以文章名廣和為字亦年餘辛丑科一舉中進士時同科有同
年所清弘化人也嘗與公語及家計公戲之曰兄之家資僅足供我
一月糧清曰請供三月之額公曰不須三月暫許一頓如何清曰諾約以
某日辰臨至公遂與一僕從詣清家不意清有事他適公使達于
夫人我與兄有舊偶因公事往過有隨從三十餘人須許一頓夫人即
喚家童煮炙十歲鵝馱者三并物食五六盤登了進之公佯謂其仆
曰爾急喚諸從者來既而不見一人公就取盤歸并物食吃都盡了因
致謝而去達暮清歸夫人語之曰我家今日有一事好笑清問故夫人笑
道早有一人自稱與君相善多帶從人者來求顧于一頓要登辦以
待不謂只有一的人坐吃妾自竊視見一碗數口恰似風捲雲殘三鵝飯
并五六食盤一時俱盡不知是人其怪清悔之曰此必我同年傳洲人也
我昨日有約惠然肯來今却忘之必被吾兄見責後清因回家途
經傳洲即詣公話舊公屬家人烹燕肥猪二隻資盛二盃同坐款
待清喫盡猪款各一角公喫盡猪一隻又款一盤又喫清所餘各一角只
留其半以與從人相吃清大驚曰古稱慕澤先生以食為名但只于

十八十二之數。若與兄同將通避三舍矣。公大笑。其後官歷左侍郎。奉
往北使。時同縣安照社署人頗有口辨。使之從行。至燕京。北人聞公善
食。因作一具十八層。召公赴宴。架梯而食。公每吃了一層。輒取酥餅下。至
最後層。見一人頭在焉。傍人皆掩目不敢正視。公大聲喚。從者來曰。書我
生不知滋味。今皇帝賜我食。北人頭最爲佳品。汝將取醋來。我吃了。蓋
這頭乃魚人頭。與人無異。世所罕見。故他以此悚。公今見其不憚。頗有侵
凌之語。即挈取頭去。尋托以他事。漆其兩目。使人攜之。自晏所而往。三
日復就這處。因問公何處。否。公已默記其心。即答云。乃前日賜晏處也。
北人謂公。朕前知道赦之時。國上連月不雨。仍命諸國陪臣修文橋。
爾公料知天象未雨。因奏曰。臣小國乞後讓大國先之。已而祈之。皆不應。
皇帝即命公對曰。有從人學得法。公遣法。法呼風喚雨。可造。皇帝即召
之。其人奏曰。臣有一法。須得吉日方可。行乃潛觀樅木根。俗曰已見白。父鷄
頭草。俗曰有數百。知兩期將至。即請設壇場禱之。已而果得雨。皇帝
賞封爲兩國之師。封公爲兩國尚書。公苦辭命。應對各用兩朝。皇帝
欲留之。使教太子。公難之。不敢違。去請造一新堂。并備鞭撻教具。皇子
少有過。輒痛加笞。箋曰。先學禮。後文。學。不后酷愛其子。奏請擇道。

官公以是免歸國後任至尚書春江侯陞少保侶郡公致仕年
傳公卒後國王願以嗣棺差人會葬今村內猶有遺塚在焉其後人自
北歸國王命築室于本社寺父卒置庵于其側號國師寺至今香火
猶存焉在祠後按這跡內有一二事頗涉訛傳但得于公族人之言且參
諸村邑高年所道亦無異故畧記之以俟大德君子焉

范嶺杜汪記

海陽之嘉福嶺橋社范嶺殿林社杜汪里開相鄰舊傳杜汪邑中
有奇精者性性與大崇作變幻百出祈禱頗有驗焉汪少時臨窻閱書
夜間常見一手自窻前伸入汪知其為妖就質諸同縣老法師法師
曰當以五色線纏之則妖自息矣夜來復然汪急以絲絲繫于窻下妖
手果不展縮大將曉窻下哀訴曰公當大貴我直戲耳何忍至此極也
汪曰以我之果做狀元否曰狀元已有范生公當次之汪曰汝有甚火物即其
我觀我便赦汝俄聞嘔吐數忽見一物似玉在奴手中精光奪目汪自
取吞之即解其繫線自是邑中不聞怪而汪學日精通每詞章一出人以
寶珠吐三顆之在場屋間甚有聲譽嶺常不遠光寶黃帝廟兩夜料
會試時年共三十四歲同年同榜至庭試日汪見全題皆素懷

今番首送。屬我無狀。特願在簾中。彷彿見傍有兩人。一稱韓琦。一稱東
方朔。附耳讀之。滴滴不竭。願寫之不及。聞韓謂琦曰。須使汪致病。以減
其力。後見杜。汪抱腹呻吟。不能下筆。迨願過一段。汪病方愈。故習燕雖
多。而日力不足。既而體唱。願中狀元。汪中榜眼。願喜語人曰。吾今壓倒
杜矣。汪深愠之。笑歸日。臨轡而行。與願並驅爭先。不肯公讓。至獲
澤社蓮溪中橋。人曰。素聞杜范二公大名。今見同日榮歸。請詠橋詩一首。願
汪相與曰。橋屋十有餘間。限過七間成詩。詩用一句一會。先成者讀先行。
不得爭道。願如約。立就詩。國語八句。馬上讀之。人皆驚服。汪曰。這
詩已平日素成。非臨時所賦得。吾何讓焉。又齊道而行。至明倫社。有伊
社人。屋宇鼎新。當途請曰。鄙人再構新家。幸逢兩貴台經過。乞惠之
佳句。庶敬屋生輝。願應曰。年年富貴日日壽。榮花吉人有此句。今
日賀新家。汪吟沈曰。贊美之辭。此等句盡之矣。豈復以加。而願失
口輒成。自非神吟鬼助。時時若是。自是始讓願先行。後潛至墓前。
杜者願祖墓。見有二土堆。俗曰兩神童。附耳汪致指之曰。從來勝我數番。
以有那神童附耳之功。即用脚跟擊土堆。自是願奪耳病。醫治弗效。有
人以汪擊土堆之事。語願者。願即許于朝署。朝論汪謝願祖墓。願

病尋愈其後談東園以文武並用詩題用五言三江爲韻取十五韻
復中第一注第二若顯微清與酒對飲酒至半酣相戲爲酒贊酒先
唱曰有酒用酒無酒用火所用咸宜無施不可願續吟曰酒滿則歡火滿
則絕有違此言天地日月識者以是言其立志之殊其後莫亡我朝中興
汪首出仕至戶部尚書封福神鎮辭歸不仕仕終承政使司

探花廟佳記

廟在東崖溪溪人也爲北未生時有接近人以慣偷盜爲業一日趁合邑內
行盜會人未定時潛入廟祠後假臥不覺熟睡至鷄鳴方醒披衣微
起忽聞前喧聞有人自廟外而入在廟內有人迎問曰今番何事還歸
聞有聲曰答適朝主帝與諸曹會談夜命一探花即降伊社有一員捧
簿奏曰臣按伊家福德簿恐不稱此帝命取簿觀之良久判曰雖然如此
但業已許之不必換改如他德果薄來時更有定奪以此故還歸耳時人
在廟後竊聞其得其詳當夜不以行爲意因徧往邑中探聽何來生于是
生於是夜次早即公家具導前事一通預以爲賀生而顯異人稱神童及長
以文學多正和集錄錄卷之十進士第一甲三名公在朝適內閣議政事餘召
祖康王問侍臣曰韓信遺燕書有曰白鹿抱泉事跡何在卿等能知之乎

群臣皆莫能對公跪對曰跡詳見漢書王即命索公家書來觀之稱其博學特公方以事被譴未幾除清江督同仕至寺卿以風疾不視朝始信往日祠神對語之驗

參議武登顯記

皇朝永壽間^{神宗}文選大亭儒風正振濟陽慕澤士人每年預鄉試多者至八九名少者不下四五名連名疊中率以為常丙午年科保誤調官其在太院禮性頗廉直以慕澤徒來多中必有私巧者在乞為海陽提調以察之朝廷協議考至第四場公命揭地為安令士人坐在公中籠蓋其上防守甚嚴迨同考院考訖送來公嚴飭覆考官詳者文勢精純全篇無瑕者方得批取覆考擇得十卷公親自評之汰去四卷只取六卷題而呼各優項一名^{武登顯}首科繼十八歲第二名慕澤社人第四名亦慕澤社人其三名乃求賴古庵唐安玉司青林樂實大也一科繼取六名而慕澤居其半同院取卷觀之見三卷文理各殊不相蹈襲深嘉其貴始知信慕澤為也^{武登顯}文物之地文衡公器初非本私其後武登顯亦詞科中優一會試賦優十分但中三場嘗以夫遠青雲為限官至北京震多議以親老辭官歸養設場教授及其門多擢大科儒者

稱爲尊師至今猶歌爲慕

節義

徐鼎勳詢記附光貞

陳朝鼎勳詢其祖父獻淳保老疎人也爲諒江知府娶唐安慕澤
武氏之女因以妻鄉居焉詢充太學生少其青河縣扶助社內裴伯耆
相善陳末胡篡位伯耆如燕京乞師伐胡明遣張輔沐晟等分道
而夾伯耆爲先鋒向道拾逆胡父子送回明人拜伯耆爲參議詢
即上萬言書于伯耆其畧曰若駐立陳爲上策僕願爲籠中藥物
任足下所用爲陳辭官爲中策僕願執邊豆奔走任足下所使
若貪其祿位斯爲下矣則僕樂釣耕間而已伯耆不聽父伯耆犯
明法明人籍其家得其書詢變姓名避匿後明人於我國立學校詢
往觀之明人見其才學以爲教授既而知萬言書乃詢所作即捕詢北
去其二子太顛少顛叔顛皆願從行送至開門詢語之曰一當從
二次且回已奉報以報君父之答衆子慟哭拜別詢其太顛至北京
明人訊之曰爾教伯耆立陳後陰圖不軌何也詢曰我南人志存南國臨狗
吠非其主又何問明人怒送于金陵獄父子皆卒于獄中按萬言書與
朱安七斬疏皆忠誠所發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忠義列傳第七十五徐鼎勳傳

故胡公作

越雖有六萬言之書忠實印中七斬之疏我勳鬼神詠史詩云

上庠琴劍一書生三策慙慙許國情萬里勇赴終不為父忠子孝而灰名

曾孫光賁有詩云越廷詩禮講明諄自勵慙壯士壯寒寒匪躬拔揚

一拳拳許國策陳三綱常自任他奚恤鼎鑊如飴死亦耐累世亦蒙

忠我報光前事業振天南其後明人姜黃福領安南設場教

學以收我國人才類類兄弟往往受業黃福愛之認爲己子忽

一夜兩雷壞牆發屋明日黃福出城南玩景口占一句云朕朝風雨

家家類壞若舊牆垣以喻南國被侵必致類壞類類即對云今日

乾坤處處發新草木黃福是箇高見人聞此句胡王天嘆曰安

南已有聖主出乾坤方南國復還南國我亦不久且歸矣二子盡往

從之以圖立功類類遂依教尋至愛州已見我太祖蓋山舊製兄

弟皆來歸附未幾大破北兵沐良黃福等投降之初太祖縱之相還

類類等餞師歸國至交關相告別同跪請曰僕等蒙作有久矣

未審何時復領教誨請指示陰演吉昌歸華光人是吾師之賜也黃福

曰我非忘了該觀二子之志耳前日畱心一宮在赤邑兌邊從樸頭向銀帶

日月扶肩天馬在其西少正壬午歲已埋下木板歸而尋之囑其子孫

後有北使還歸便可獻上這馬足即當反轡二人拜辭而回時太祖已定
天下擇人北使無敢行者少顏以父兄之故敬然請往太祖許之拜審
刑院事奉陳情表于明其畧曰天地之於萬物雖有雷霆之怒而發
生每行其間父母之於嚴子雖有笞撻之威而鞠育常存乎其由
是以人有疾病太常中不呼天地父母此臣子之至懇陳詞以伸表籲
也水吉院并替代金人二軀各重一百兩至燕京陳于闕下懇訴明人恨我
國殺殺極界之故執噬罵不問拘執顏于門下外漆其兩目不許飲食
時黃福入朝見之知其少顏嘗取袖餅藏轡中每過即授之三月餘不死
明人以爲神始受貢禮使回復命少顏因尋父兄不知沒處至于僧寺只
見一詩一書果存焉即將回本鄉盡墓之後諫太祖許旨降禮部員外郎光
賁有詩云壯年表表負高名開創宣緣際聖明詩藁預陽驚轍運
垂朝光擁使花行王臣塞傍忠孝孝天理昭明因復命未商于今猶故
鐵功成事濟是前程其無後機義帝兼書狀文生下光賁五歲好學人號神童
統元機義帝丙辰科中黃甲任至戶部左侍郎奉往北使時有中使輔行等
堂貢物假作金銀替代潛取原物公不知之比至南京府總督啟發見
其非真遂以事聞皇帝怒其無禮命拘置于北那官仍以給糊裹

兩目以漆粘之曰。張氣馬角方得還期。公怡然自樂。不少動心。嘗於冬大日出時。輒卧一小床。曝于日下。明人問其故。公曰。撫其腹曰。我腹中經筵手。明人使讀大學演義。公讀了一遍。不差一字。明人大奇之。即去其粘目。甚加禮重。公客旅中有洪述本杜諸先靈詩集。寄歸時有舉人鄭洪震見之。公學問優長。即入門受業。癸未科中進士第。除廣東知縣。陞燕京軍事。以志其師淹留不返。即具本奏聞。明帝始原之。因召至京。慰問三月。遣還洪震。即設宴買歌并絲銀發饌。公出使凡十八年。其家黃德福之言。始盡焉。足至是歸國。陞吏部尚書。蘇川侯後贈少保。蘇郡公人蘇武前身也。以事上

尚書張子記

張子青洲金澗人也。黃海陽端慶。德慶縣乙酉科中黃甲。公性類剛直。統元末莫登庸欲篡位。時公為吏部尚書。百官以其故臣。使作禪詔。公張目叱之曰。此何義也。終不從。遂被命。願公泰為之。後公歸曰。里適間中。館間野服。乘涼與常人無異。時縣令偶經伊處。人皆起立。公獨靜坐。公之從者叱曰。何人無禮。將欲攻之。縣令即見公。驚之。美急止。從者曰。吾觀此貌美。且認其體操。必有識字。試出對句。若或不成。打之。未晚。即出對云。知縣青洲見無礼而欲攻。公即應之曰。進士金澗幸有彩顏。而得脫縣。

會始知其公即達達趙拜自言途中錯誤過咎是耳幸大人見恕公笑而釋之公前不附偽與後辭歸不仕蓋在節義之則云

大興侯記

阮世倭慕澤社下村人中官蒞國公世恩之第最開焉賜之叔也為人孟浪不循禮度而高尚志氣少善屬文尤長於文體十五歲領鄉舉時同科諸貢士拜試場官皆用烏紗帽青衣公獨著紅色衣馬尾帽場官恠乃兄勢焰仍免覆問平日與莫登庸相友善統元間莫登庸僭位於時公落魄有林不豫東也出居京城外長生寺不與

達達一日莫登庸迫至欲加以好官公辭不受願得一爵為名稱足矣

因請以大興二字為號登庸許之即拜為大興侯任行高志儀嘗

浪吟一句云英雄埃乃西劉帝境坦朝大興在輪題于登龍城大興

左自謂已在其上而人皆出下之意歷莫季尚存時莫氏荒怠政令乃

著樂昌分鏡國語傳序陳隋舊故事富意議論他亦不乏惜也又嘗

作玄光送宮女國音賦人多傳誦建陽德年間有北使至途經

南門閉門上題字係我國臣子各號執停車不進要以架梯從上而行

時尚書云惟斯為接伴官伴應以知命却下生一計陰取送象來從

後痛刺，眾大吼衝突，北人叱了一驚，即慌忙走過，自知墮于計中，不勝慙憤，至今猶傳其事云。

扶擁節婦記

上洪唐安有范氏，各接者，自少通穎為閭，頗有姿色。既加笄，即歸于唐。家全族之宗，生一男女四人，值北兵南侵，夫以病死，婦撫幼育孤，以不二庭，不肖，雖自誓，其悲酸情狀，跌石心腸，非言語形容所能盡。時當兵火，人罕自全，城或饑寒失守，為盜賊所污者，或道路流亡，苟求生活，而婦周旋其間，以死自誓，變容改色，不為強暴所侵。一方之人皆以節婦目之。迨天日明，基圖復舊，朝之達官，鄉之豪右，屢欲奪其操，婦以大義激之，皆凜然起敬。太和初年，婦年幾詔求貞烈，有司以名聞，仍表其門，日節義祠，賜奉事，以旌揭之。年八十而終，子孫累世，表冠為一鄉之望。族全扶擁社有故碑存焉。

陰墳

陳朝祖墓記

陳朝之祖，吳樓郎墨人也。世以魚為業，自道長江一帶，到處是家焉。時有堪輿北客就我國相地，自三鼎祖山，從龍脈而來，歷昇龍古碑，至金洞縣，偃州社，向合社，見土堆環聚，即笑而言曰：是他

駐兵造版橋至南昌縣芳萊社江波沒了臨江顧望良久曰江水
急流豈有穴藏水底耶因過河而往至衛天縣河柳社見里老等
立即指之曰撞頭廟在吳軍駐過處耶遂尋至日果社起宗到太堂社
結局雪纔下盤針着了輒躊躇不勝去適西衛人阮國見之問曰地仙
爲意于凡不知這處有古宮耶客人仰面笑曰不謂余王大地出平陽
可笑曠曠時師都無眼力因曰果如此請以許我即謝禮如何我亦可
辦客人曰爾既有福而遇我我則予之即還謝我以百緡錢他時有
國當分其半因許諾遂將祖墓墓之客人反覆謂之曰這誠大地
墓了必有嘉祥但於百日之內時常往來以探倘風雷之後見有異事
便是凶多吉少可急移墓之遂纔三日忽夜聞巨雷振起一聲所在
地方人畜皆驚次日視之見劉舍西衛太堂三社有石突出人稱猶耳石
圈池在在有之時國自知得地喜不自勝其妻謂之曰此地雖然然發
福但今損百緡錢如何可得又來日半分天下其所得者幾何國以
是無意還謝禮錢客人問之國約以某日具還至日客抵其家國即
夾縛定乘夜投之江中惶遽而歸不意這處乃浮沙水漲自他將投下
忽然潮水漸涸因在沙上適陳氏魚舟過聞有人喚救急來救之上

陳氏

船辭去其轉模以新衣問故客人且道由來因謝曰感君子再生之恩

當以此地相報陳氏謂這地他已葬了若將之何客人曰其已先葬此

地必為公有陳氏遂晉之舟中不露人聲跡客人即教以多采銅器

鑄為霹靂斧形及蘇木機煮湯待有授用處忽是夜雷雨交作數

然有雷擊之聲霹靂即將霹靂斧穿重於墓上直透至棺隨以蘇木

水灌下明日因往探見之以為雷打墓中流血因懼而移去客人遂將

陳家祖墓就葬焉按這司前望三坡大江在英縣縣有橋俗曰新洲橋後徙伏義樓臺

旌銅羅刻左右旁在土腹藏金坐乾向巽事襄客人有謀云初年當堤

照燈花對面生必以顏色得天下陳氏曰果如其言當分民祿之半客人

只須如此但君家世世享國則我家世世給足衣糧可也陳氏謹當書仲

各有書交為質却說客人心中機智又密寫識一道畱與彼子孫藏之

囑以異事時他如禮不替者便以實告倘若背約即如此因與陳諾曰

某已遺下二法有漆長遠交時便可造之陳氏不勝感謝至二世陳襲

以李朝建福八年篤生龍顏隆準受李昭皇禪位是為太宗李昭皇以金主權臣

時客入子孫自北來輒有厚贈陳襲奉水逆簡立昭皇以李昭之意故下然魏言於度守度曰陳家與我無陳家亦幾平後遂傳位

逮永世後禮日寢衰客人即進言臣先祖這一識囑以某年適就貴國

陳朝叔識者之見內言太堂發跡萬頃今將不旺當疏通水方保悠長
遂信其言照識內畫圖鑒自當初社大江而八榮回至太堂今河路不
意斷了龍脈陳茶遂衰竟為赤肯猴所奪
蓋陳家享福該有此數是亦出於天命豈人力所能及哉按陳家祖墓提生
天下後生仁宗少時海島而字號金仙童不明宗清考非此縣人
稱為神仙人中蓋亦土地之靈客言信不誑矣

詠橋祖堂記

東崖詠橋東北阮族之祖號福過平生樂善嘗築千晝盈縣東蕃社以
釀酒為榮傍有善堤樹為風所拔因買供薪爨適橋至樹根見下有
銀字約三妻許即收回番財之已而撤座去經二年縣時有北客來取銀見
舊跡不存只番空穴即叩諸旁人知這銀已為公所得遂尋至家出舊
識一道示之曰某為先人遺貨跋涉而來不想天已賜公今日早見歸程所
望以資路費受賜不淺而公得銀藏之不知多少至是取識者之因照點
銀數與記不差耶款待其人謂曰那這銀繫我取的原來收財知故不曾取
用既是公家原物當盡以付還其人謂曰那物雖我家先遺下今既為公所
得是公家物倘蒙惠顧只願費路錢足矣若更以相還豈敢如命公固執
不可客人曰公既有是心願領其半公曰我不較人情之所欲第這銀非取

之財天使我爲公守耳故爲此以待勿復牢辭客人恐違其意輒
頌銀歸國後嘗以其事對北人言時有風水師者聞之曰難如此
人好心我全老矣倘尚少時即當往安南擇吉地以報其人懇之
師曰我有二門弟可遣遂與之偕往北客至詠橋社探問則公已
於前年捐館矣即辦一購禮致祭而去二月餘復至謂公之子曰我感
受先人之德無以相報今常得地師來來尋吉地以謝有一處群山
供伏可做一代帝土又一處結軸花蓋可做一代駟馬於二者何擇其
子曰我家村鄙野人何能望此所望者世好文儒之地不惑二地
師曰苟如此在貴邑內何事遠求按地自錦章社來龍屬勢如蛇
形至詠橋社入首突起一小阜一阜稍大平坦一阜甚小勢頗微斜地師
認穴在大阜次一地師不可即就前而澤澤處浸卧水中貼仰良久方
起曰我已聽之果然穴在小阜二師事辨不決因畫成二圖使人北還就
諸老師取正老師曰這局是黃龍咽喉其氣在耳兩阜間兩耳也大耳是
算小耳是微斜有氣穴必在大其子即依言後公葬之望其向坤至三世
文微以明德莫登庸力丑科中探花官至尚書致仕其三子仲綱以求文
正莫福原丁未科中黃甲官亦至尚書達善以光寶乙未科中黃甲仕

至都科頭額以進福

劉清洛

乙丑科中進士

三侍郎其孫教方

以端泰

莫茂洛

丙午科中會元廷議探花對策內批云教方

之文知江漢之水愈出愈奇四代孫福望以陽德

楊中興

癸未科

中會元由中東閣仕至都臺公德德教國益相事繼皆其苗裔今

族中相傳諸預登科甲者面必微斜蓋地氣之所鍾也却說頭乃文

次子少領鄉基惟苦飲酒頗廢學業見海陽處隨號嘗往拜

河竹木津邊朋儕對飲適就河津濯行見竹筏上有款字左為拾而

觀之乃是舊賦一篇因記之煮燭再飲酒後輒而盤散詠習以為常乙丑

科八第一場親朋友之助預在中第至第二場携酒而入坐間醉酒睡著

日已向暮忽大風驟至塵霧漫天績睡中驚為起舉目觀之見有數片

紙字飛到其前收來細認乃是四六體文績喜曰此天賜吉也依樣寫

之已而果中至第三場賦題乃前日所得舊賦者更預中第迨至四

場日學業文廢不措措一辭因歎曰侯國語舊傳允諸鄙俚者誤

以新聲耳每句撰成輒索醉吟詠來察官見之謂曰天日已晚入皆

行文過半而新進士何乃尚晉空卷而放浪酣歌乎績醉而

音落頭

之日欲寫即寫何難遂寫了這傳投納時同考院有知音者見其

詞調清遠每得佳句即援筆圈之因語諸同院曰這卷寧爲我
院獨私當送與覆考官獻笑既而覆考官會者以爲戲談大笑
同一場聲聞于外未察官見問全院具道其事考訖即擇諸中
卷者適同候旨時上以其取中頗少至差往命增取之諸考官對
諸中官曰中格之文這等卷已盡矣其餘無足之取中官以內旨見逼
考官曰所存者雷侯一卷外此更無中官即馳回具奏有旨判云雷侯
不取更取何人即傳與考官批取既而適同觀之卷已取中執事不匿以宣
露後續任至兵部左侍郎會我朝中與出首左遷宣光應承使雷任按
自有科目以來諸預中格者必是文理可取茲以國語傳叙中頗微訛
傳或者是時更取士無章故有此異事亦以見其爲學在人而中否
之中有天數存焉近日有監生者八肯試第四場文理不成却寫國
音雜技投納該場官論以無爲行仍論失監生哀訴幸免是爲
效顰之戒

爲初學

安陽中行記

安陽中行有武姓者起世寒微而頗好學時有農氏求風水師相地擇得
地吉葬之事襄其師謂曰此這局世世公侯未審我家能相此否既而

受神人罵曰本地係我管了汝何人來蓋我地不移必有災殃其人特
疑不决未幾舉家病作族中不寧復受神人謂曰汝福淺不堪此
我輩後待汝族汝當讓與他則汝子孫亦當享他之報其人知言即
邀武氏告之曰我有吉地一所今許與汝來日汝家發福當無忘我
子孫武氏許諾即將先人墓之其後武家興旺多產子孫云健武的人中
輿間藏莫有向道功業封功臣至今世襲典兵爵祿未次謗言安陽
中行金坡瓊溪蓋言世臣之爰也

陽宅

紫泥鄭庚記

安山縣紫泥地之面有石嶺千餘峯盤桓一旦許清奇可愛中有石洞
下有禪肩陳先聖宗集宮於此屋臨幸焉始改爲龍珠社按山之東有
一石突起酷類蟻蜂舊傳有仙杜人鄭庚家貧爲人傭借適在白間
技未有杜客經過言我有吉地一處如有何人請者我即與之庚聞其
言去未而上前來拜請因邀杜客同只辨得一黍小鷄爲禮前致辭曰
僕僕遇明師自知有福但家貧冷淡愧作珠深倘吾師惠以福地幸
來時發誓不忘恩杜人見其誠心即引在山停蟻蜂之下指之曰此地最
好當作陽宅居之必然大發富貴但得近君後急搬去之切不可遲誤

依言即構茅屋數間居之。纔及三年，時有打魚俗例，其池在山傍，宅之北長
濶數大許，邑人整網相下，庚於池中忽值魚鬚，斷其縴，即上池畔山邊，取藤葉
挽縴束之腰間，忽然陽事大舉，壯硬異常，原有微袴一段，恐不蔽藏，因潛浸池
中，不敢上畔，時打魚陸續而歸，庚獨不見，衆人意其得魚而疲匿者，其母即
往尋之，見庚猶在池中，仍聲以還歸之故，庚即解魚與母歸，同體解縴，其
藤陽事漸漸而倒，既歸，母問其故，庚具以實告，母即取藤使試，俾之陽輒勃
起，屢試屢驗，母取膠乾置之灶上，時陳裕宗陽事不舉，醫治弗效，使人
徧訪國中，有壯治者，許天下民猴之半，適訪至伊社，庚母聞之曰：「必陽
是甚麼？」使者具道其詳，母曰：「我家有一物，必壯治之。」母子即取藤隨
使者赴京，獻上裕宗佩之，忽然陽事雄壯，生得二皇子，以庚為神醫。
留之宮中，侍藥，賞資不可勝計，寵幸無比。庚既得君，却忘客人
之言，不撤舊宅，其後庚子通洛，宮女事覺被刑，庚被驅回田產，盡沒。
姑輩時貧窶，人接遠宅，按外有高數畝，形如理藥刀盤，以故得
名。又宅處與山相近，每日月群照山，影隨下墀之，如蟬跡在屋脊上，當如
身在塲宮，故得近君。王出入宮掖，但嫌宅在山傍，地勢其逼，又前面却
以去來靡定，以故富貴不久。按國史記：裕宗遊西湖，墜水中，鄒庚療

之復生因陽事不舉唐詩叙重男肝和陽起石服之及通同胞女以助
疑道乃建其婦裕宗服之屢驗與此說不同未知孰是勝軒詠史詩云
既因薄藝要君寵又啟清風逞己私行險小人似鬼當時變說是神醫

神怪

厚捧光明寺

嘉福縣厚捧社

嘉福縣處

有光明寺千重剪樹四面波濤里路通其前河水

繞其左與檀門一勝槩也舊傳有一苾芻僧號玄真住持在此只誦經
禮佛不管人間事利欲却忘人皆以為禪庭高僧稱許晚年于房後
打眠忽夢彌陀伏降臨寶殿邀來按前謂曰爾有功德梵教多歷有年
且慈悲一點善心達于玄後初當降生為國皇帝爾其知之既
醒乃召諸道場謂曰某自幼出家皈依覺率每謂塵緣淨盡果
福圓成寶座全蓮是我遂後身之報詎意他日迴輪却以累年戒
行工夫消成也得塵寰一大艱難且日月國君之誓言昔人所不顧也不知
生則業障其未盡除去而然耶這事現有問夜佛旨爾等同記吾
言當於圓寂之後寫來數為誌以驗之也及卒後道場依其言乃朱
書十字于肩上用佛家火塗法收舍利時眼難埋之尋築以石庵時加
供養焉却說永賴縣前烈社阮自遷家貧好學父喪從師長安路

經于此每往返間輒移特休息或至登臨玩賞亦不知其光明寺為

弘定補發甲辰科中進士第仕至禮部左侍郎其後往北使自帝召

問曰尔南國陪臣不知南國名蓋何處是光明寺即跪奏曰臣本國名蓋

甚多知瓊林普明報元龜田諸古刹臣亦素聞至如光明寺各未知

何處不審有何緣故願示其詳皇帝喟然曰朕生之始肩上有朱書

安南國光明寺身汝越比立十字此僧人也南方稱佛為牟尼謂德也痕迹宛

然朕意朕是依寺僧今雖降生上國朕欲洗了字痕不知有何術公即

奏曰臣聞佛家有八水洗塵之法既是寺中降誕須取那寺中井水洗之

方可耳皇帝曰爾言誠有理宜為朕亟還本國尋這寺的取井水來

那時印有授用公願拜命謝而還具達於我國王因徧行採訪不意乃原

捧社寺平日素所休息處也至來年貢部再奉命然仍取井水煎烹

獻上上皇命取來洗之果然消得舊痕骨体愈加光澤因大喜慰再

召公至階大諭諭曰朕得尔教發願悟前緣不尔終焉浪度尔宜為朕重

修梵宇輪奐一新俾令春勝昔春非惟副朕心之誠耳耳頭尔國雖靈為

中花皇帝是品中之一奇也朕今付尔金三百兩銀三千兩帶回作

供寺并金銀燈等物各一樹晉為奉佛之器還國之後當了此功

德如朕親視否則佛家有禍福果報之機須於尔身上與尔子孫上
看公陞辭拜願而歸再以這等情願達于國王國王大奇仍許依天
朝所命公即以所願金銀市木鳩工崇修梵宇一簇前後三十六連
龕我莊遷恰似真明境界兼築浮屠一塔達百餘丈延望井然惟
金銀兩燈擎番為家用別鑄鐵器芳之其後八朝成祖世王開張相人
之術東間問曰我諸子誰能嗣守王基時萬郡公得寵將有儲副之命
而清都位次未及公以相術直對曰諸子惟清當有天下萬郡公深過
佯乃問公以他事因投以毒藥尋卒後文祖王正位清都贈封太保
郡公其雲仍至今猶存率皆庸賤每以兩燈擎報應為恨其時憂終
兵火付之殘灰惟浮屠一塔巍然獨存述曰官軍進討等賊亦曾
於此住焉因考僧人事跡以為慈悲中一傳奇也

保伍郡公記

大本縣保伍社

晉南少處義興南
全改為南定

郡公乃保母吳順杞之弟以故顯典

兵永慶年間

公年號

大安縣受壓社堤路水潰郡公奉命培築木

每行水災經縣內金陵河津上有水神原廟總署靈應地方之人皆崇
奉之時郡公舟楫過廟輒不進若有沮蔽之者郡公指而罵曰爾

在此不能護一方之民使水常爲民害今我往障頽波啟命至此尔今
欲反沮我耶大罵良久忽見前出舟立艘突來跳戰郡司素精符法
知是水神所見即於船中內按劍步罡書符念咒已分而撥船夫乃捨併
出兩邊鏡口對射煙霧昏黑咫尺不能辨約一更許這舟船先却顛
躬問已失所在郡司即順流而往至貢口堤路處與役築作土功將完
間有巨魚揚鬐蓄水望似一小小帆以尾邀水大浪懷山堤路築復潰
裂隨築隨破知是者效次郡司公無知之何即暗祝于水神曰昨者廟經
過一時錯誤爾衝撞神其勿以介意所望三歸靈默護使堤固
完一方之民受福不淺自是堤得堅實不復潰破郡司負數之曰我築
成此堤雖百靈神亦難壞了忽然河水無故翻動狂波怒浪衝激其
間這堤裂去一段原來這堤貢口傍出沖開與大河密通俗傳淵底
有神常引河水透入以故難於障塞時郡司已損了許多工夫因此會怒
令胡奴縣內竹木環耕樹柵再取民家敗臼破碇并一切舊石煉灰投下俟見
淵底滾沸魚浮而斃者不勝其數再加培築則衣處復完纔半月間
郡司患染火熱病如在青火薰灼中醫治弗效沈病而沒未幾保伍
邑內民畜不安邑人相與祈禱于本社廟中當其可捍災忽內有一人

動而起。放大聲曰：我是理都公，被水神害手，抱恨而沒，今欲報仇。第無象馬兵器，難以相關。寄達保母尊好，為我轉送來，不亦非惟損物，且將及人矣。保母聞言，即合造冥器。如理都公生時戰具，完足焚之。翌日見地方一帶河波濤洶湧，如牛馬爭大，岸傍聽者似有干戈交戰之聲，魚鱉紛然而驚。保母聞之，度必理都公與水神交戰，因祝之曰：吾弟今番與他戰，勝負如何？倘其有靈，即以相報。忽有一人搖動躍起，言曰：拜上尊，婦贈以兵器戰具，勢頗張皇，但他族類冥繫已素練習，我兵新習，水戰未諳，兼以人形都非介冑，薄弱之衆，難與他鱗甲相調。縱一交鋒，更被挫了。今後不可與調。當於貢口處創一新祠，讓他居之，竟免積累。族人依言，而村構作，不日告成。自是二河河道不聞有異事焉。

鹽暴大王記

鹽暴大王，本縣今改縣人也。先是其母愛黑漢神，謂曰：託生此族，遂有娠而生。時年將十歲，王為兒時好耕耘種樹，屹然有巨人之性。及長，率性鹽暴，秋目一世却忘父母，不有忌臘。惟灶神朝祈夕禱，雖得一鰓亦必烹而供之。神亦知其心，時加顯應。一日父母以狀罪訴于天，天即

命雷神降而打之。灶神密先顯告。王未計。灶神曰：以滑物塗屋上，縱有火，
輒石斧，其法何施？王依其言，遂取甜葦俗曰：甜葦，搗與水，油相和，至日
直于屋上，徧洒之。王潛伏暗中，候視。俄而風雨驟至，雷神從天而下，繼
躡屋脊上，滑而墮地。王從中突出，揮杖擊之。雷神倏然不見。奪
得赤銅繩，長丈餘，即於靜地理之。雷神歸具以事奏。昊天怒，
謂雷神曰：三十我爲之尊，汝震我殿，所擊者無不摧折者，何等人物？
乃與霹靂抗衡，潛報水神。以某日引水而上，比固牆。暴亦爲魚
鱉之餌。灶神復告之。王遂結蕉爲筏，取葉不爲旗。翌日水大至，浸沒
蘆舍。王即乘筏而出，援手數爲羅，縱橫水面，鼓舟震于天。大言我與天
交戰。時昊天方與群僊論善惡，聞之曰：何處孽尊甚？群僊相覩莫
能對。雷神方候旨，對曰：是乃彊暴之賊，向惡逃罪。今復干常，蔡望定
奪。昊天沈思良久，曰：弗敬怒淪，動輒抗拒，是乃無天地的人。今姑赦
之，任他長惡弗悛，禍必時至。仍命水神縮水而下。王竟免害。即召
家人具道，以述來得灶神之功。亢上帝一言一動，必先顯告。吾復何憂？
自是益橫其志，復得一田蟹，自炙而食之，不以獻灶神。怒其忘已恩，
中傷之。一日顯告王曰：來日雷神打汝。王又問計。灶神曰：災早汝往耕于

田知雷雨將至即於耕木夾處穿手其中外用橫木裹鑽穴自無華
王不意一爲其所賣依計而行既而雷雨漫天而至王欲去之不能竟被
擊頃間雨霽耕牛獨土培之宛然皮大阜鄉人即其土處封墳數年
後方民夜動畜類不寧一日有村翁早行過于墳處見其而言曰我
疆暴靈神爾立廟祀之可保無虞不尔無遺類矣時牧牛者皆
見之村翁歸與道其事鄉遠橫祠果奉自是始得寧居今至封爲
福神往年有聲客過祠下題詩云二五鍾靈氣復殊深宵黑澤應
嘉符赤脂煉藥雷何畏白日來將水不虞香火永存光祀典泰
盤點祐壯王都古云敬遠今臣味君子休將辨有無

羅山阮監生記

羅山縣有阮姓者生時赤光滿室人以為失火父視之卒無見必而賴
異性謹愿端慤常受業于本社監生之門每日晨先至洒掃學堂坐
必別席不與諸生同坐是年近鄉試科其師與之就憲使官新中猶
通一名憲使官見立命坐曰縱本處取中一名亦當取許但他特得志自
蒙記憶既而謂曰新貢士第出其師當番別有說訪憲官即以問遠
弟子來歷適入門文近學業如何師具道其詳憲官曰我昨日夜夢

見一人來謁前道有銅柱竿鐵旌旗侵杖皆王者其隨從軍士約
二萬人直至廳前謂曰今欲應考請通不審官肯許一否否俄而醒
覺想夢中所見端的是人不審將來做何等事業是私阮公入場
果中第一未幾無病而終終但精不散家人常見倏然往來猶如平
日每有求必應大者靈異其後有鄉人舟行至神海口於是舟中
卒倒後時方顯程因語人曰我見阮監生乘舟一葉黃袍一帶侍衛甚
嚴召至前謂曰其原承上帝命降生人世作該帝王但方今收禍祚
方隆不可與竝立故復朝帝所別生他國今其後世去矣煩為歸報
家人不必思念言訖飄然而去覺來乃是一魚父既而報其家具以
前事告之自是不見顯應按此與虬鬚將見唐太宗而無恙者事
亦相類是其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蓋以道推之則雖天帝降生
方且讓他一頭近世么麼之輩不自揣量却于井底窺天時圖望主
外亦有商身之禍世之亂賊可不戒哉

三名鹹敢跡

昔我越紹基南服自雄朝十八世都是雄王王帛車
書山河一統是為百越之祖焉辰值朝雄傳至蜀
王蜀王乃傳順王順王娶平章縣洞為社後
改洞蒙社明氏女經十三年而未見熊羆之兆乃
立壇場祈禱感動天庭至六月二十一日明氏媾孕
後生一胞外六十人頭甚其怪異即將深墜于本
社三岐大路至三月初十日王皇急差鬼王降鑒
墳墓及郡憲都承都司公鑒感照王情上奏天
庭下令給許就伊總社迎杜氏名璫現入為君以
繼治天下又催本社曹氏名琚現入為文臣以贊
治化再催明氏之人名瓊現入為武將以董兵權三
名號曰三彭同八明氏克家之子以治天下於雄
朝旣殞之秋自此明氏懷胎至來年亦三月初十
日挺生一胞于尉王地分第一員生則無面第二員
生則無手第三員者無頭乃三名號三彭一胞之

子也。其順王見此遂驚。乃移葬三員于三井中。一井在
後廟二井在路旁。三井在上鄉以不存形跡。滿百日。妙
其变化萬千。遂打城隍各道第一名。無面有敕封二
字。足有四縱五橫字。天下莫不重足。以居順王。意無以
敵。乃親出為駕。就洞為座。諭以相安之術。乃通說其
各累世者。乃融融也。前日臣為三世都。次日為孤
魂將。今天心弗佑。雄朝臣等。即為三名鬼將。明君欲安
天下者。每日賜祭一筵。粥米八盤。即变化無窮。妙矣。
自此傳本縣與本社設設。鳴鼓則生事矣。